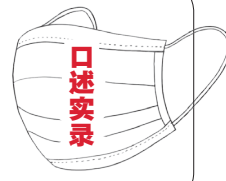




谢红亮，途虎养车紧急救援服务队队员

最难忘的是零下二度下雪天，我和同事冒着雨雪为中南医院的医生补胎。



不是考虑的主要因素。所以我们接到消息后，立刻赶去现场做了临时处理。

雷神山医院、火神山医院是全国人民关注的热点，大家不知道的是，这两个地方也是我们救援的热点，后来的几天，公司专门安排了一个救援小组对接这两个地方的救援任务。

新闻报道说，2月8日雷神山医院正式投入使用后，到现在已经有不少治愈患者顺利出院了。看到新闻，我心里特别有成就感。随着疫情发展，原本我们自发进行的救援，越来越力不从心。1月底，了解到“抗疫前线”对汽车救援需求很大，汽修人必须尽快出动，公司开始紧急介入。

2月1日，公司宣布紧急救援服务队正式成立，24小时免费救援，所有的费用公司承担，这下我们找到“靠山”了。救援群很快建好了，当时群里人员一共有76个，包括客服、运营、修车师傅等，还开通了救援专线电话：400-111-8896。客服在接到求助后，确认是否为医护人员、志愿者和保障人员，然后根据距离远近，统一分配到临近区域的救援队员手上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我们又救援了警察公务车、志愿者送餐车、医护人员接驳车、电视台直播车等。按照要求，我们需要24小时待命的，所以哪怕凌晨一两点出动去救援，也不是什么稀罕事。很多人和我说“你们辛苦了”，其实接触了那么多行走在防治疫情路上的人，我觉得医务人员才真是最辛苦的。

在我们救援的车辆里，医护人员是占比最大之一。而且他们大多有一个共同点：看上去特别疲惫，十个有九个都是黑眼圈；如果车坏了有故障，只能下夜班的轮休日来修。最让我心疼的是两口子都在前线的，孩子只能送到亲戚家暂时照看，这样医生有很多。每每我去医院紧急救援医生车辆的时候，看到在他们排成一排席地而睡，我心里都特别难受。

平常每天我们接到的救援大约是三四十单，武汉大降温，下雨下雪的那几天，天气恶劣让救援量也大大增加，2月16号，我们单日救援次数更是超过了100次。

2月18日，有一名车主求助，车子打着火了。到地方之后，才发现车主的身份有些特殊——武汉市病毒研究所的研究

员。因为工作需要，他需要经常往返金银潭医院。任务紧急，检查了车辆之后我发现，需要更换电瓶。我把情况跟公司反馈后，第二天终于找到一个电瓶，帮车主免费更换了，型号虽然不一样，但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，解了他的燃眉之急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下雪的那次救援，让我心里很温暖。那天下着雨夹雪，气温降到-2℃。武汉中南医院的医生一早打电话求助，说他的车子两个轮胎都没气了，找了一圈都没有修车店开门。我一听是医护人员的车，赶紧拿了气泵等工具，很快就过去了。

去的路上，又接到这位医生的电话：“天气那么冷，要不你们别来了，我很过意不去。”本身都在危险的一线没日没夜地战斗，他还在担心我们辛苦，让我唏嘘不已。我说没问题，安心等着我来就行。到地方后发现需要补胎，我和江小军给两个车胎充了气，支撑着把车开到了店里进行补胎。这位医生一再对我们表示感谢，说得我都不好意思，你说我们做的工作，哪里及得上他们啊！

我只是途虎养车紧急救援服务队中的一员，与我并肩作战的还有从海南连夜开车返回武汉的修车师傅李昌，95后的年轻师傅卢顺以及奋斗在孝感、郑州、西安的其他三支，好几十个人组成的大队伍。

说辛苦我真不觉得，这点辛苦不算什么。我们最难过的是很多时候因为供应商停工停产，汽车零部件紧缺，让我们想修都修不好，耽误了事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已经记不清出了多少次救援任务了，所有一线防疫人员都是在跟病毒赛跑，我们更不能拖延一秒钟。

2月20日晚上九点，我坐在宿舍的高低床，看着一张张救援的照片，回想往年春节时候，武汉市区都是最热闹的，街头随处可见的早点摊，挤公交的上班族，堵在路上的车流……满满的都是烟火气。而今天，在武汉街头，突然间变了景象，荒凉刺骨而来，静下心来数，每隔一会就有一辆鸣笛的救护车开过。

最近几天，雨雪过后武汉放晴了，我和许多武汉人一样，等待着这座城市好起来。🇨🇳